

廣陽雜記

一





廣 陽 雜 記

(一)

劉 獻 廷 著

劉處士墓表

北平 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父鑛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醮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處士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爲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

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賈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

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

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

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

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薨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昉，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尙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

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而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爲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魍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魍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魍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卽固山額巾副都統卽梅勒章京每旂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旂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每旂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共牛彙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彙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彙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每牛彙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旂杆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牛景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疑當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爲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

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景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旂共烏可勒一員卽九門提督。

東西四旂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最或三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爲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鏘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

季野云。

刼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驛字子涓。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爲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黻。禮王制。殷人尋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

從日。誤作從日。或書作嘽。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

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破碎。

馬背之藉案。世俗或書作屨。攷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奕。說文。屨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

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屨字。他計切。音替。屨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

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屨。非。又有屨字。同屨。亦非。馬背藉案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鞍屨。確是此字

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冕。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

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膺植請

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陞。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裏蹠音鳥蹠。銀之別名。卽馬蹠銀也。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尙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真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誦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諫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玄切。義皆同。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

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尙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尙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復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羸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

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焱。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爲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七祖入鄴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爲人爲妖。其腳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已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屨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還俗。名黃來。鬻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授令原葬人李成。爲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卽孫可望也。應潛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珙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年間。嚠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貨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嚠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爲僮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留者鞠鞠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

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鼓勇。傲勇立威。仲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聽征。嘉靖

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珓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鉢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謫戾行堪句讀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爲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

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覺驚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啓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一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曠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爲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

作三十七時距永歷亡已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燿。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燦。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達。原封建昌。永歷改

住廣東瀘溪王朱慈燠。後朱江朱柏朱達朱儼鈔。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燠朱浚朱慈燿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籥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揚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閩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爲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卽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

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囊橐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扇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爲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圯。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剎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

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闕一本闕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遼省處處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朶。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厓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而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稅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冕牀先王贈王克誠克誠疑先王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取爲座聯。有叩闈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

晉郤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盡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啓辛酉年。尤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鷗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爲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爲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爲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爲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揜而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跣趺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諡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卽所以補之。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開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

署銜。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嘓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羅絨十四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囉嘰緞八匹。中囉嘰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金馬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劍十

把起金花單利刀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旦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旦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雌林先生贈崔兔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筆路半荒公子室。驚虬誰返大夫魂。秋驚輶矢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旂爲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

其布衣而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敝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蟪林先生贈棲霞巖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腳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峯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遊。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爲有良史之才。

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腳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洛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洛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鑿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姜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攷洪武永樂。下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攷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

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爲律清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韻鑼焉而備之于鐘異哉吳三桂卽僞位于衡州雁峯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爲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爲衡永郴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爲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爲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爲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爲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爲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子幼時頑劣姊強負子子曾嚙姊臂傷焉惟

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楮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卽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本是說易。易卽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爲得之。

又論老子不尙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尙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尙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爲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夏爾旦提兵。忽抵西口。噶爾丹內犯。在庚午夏。此說。京師戒嚴。每牛晷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

典廩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櫬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估。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顧概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卽爲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鵝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袁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寧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攷宋時稱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攷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曹鼐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慕志不載此事。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木兵。袖一橐。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橐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禍計耶。聶艱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微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

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遺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于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

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尙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苗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

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士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兪附焉。兪豬類也。雙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躔張月鹿附焉。躔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己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璫。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述。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揚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

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啓楚藩。請發糧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爲虞。曰。終朝寇警。寇若騎母豬。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筸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狂生。于是以敬等擢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周獻之云。洋鉛查萍在上。錫之查萍在下。

經略岡海園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剋火神祠。以報神德。卽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僭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瑒一本作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肇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碁。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竝能自知。而爲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麋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稟。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典述盛事。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馬政。皇明經濟。

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裸裸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觸髅。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屈者臂手糜爛。

裸裸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刼之。婦家亦以兵守。刼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婦。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

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贊。領鄉薦。任與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竝。朱之蕃蘭嶠。今任與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卽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銜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洫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洫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騏驎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帥，乃韓日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揚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爲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

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祕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雖蠶隨佳。入照。麤隨鹿。蕘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祁三昇。流氓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

也。抵牾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僂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僂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樹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割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啓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鸚鵡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卞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猺獠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襯無貲。諸僚友方思贖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襯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襯。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適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僂。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尙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瘿。可以爲器。

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炸。以漆點蟹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蟹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蟹。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蟹。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蛭。一作蛭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芽菜。其首如泥螺。醃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癩塊。不癢。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招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摧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

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尙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卽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譴謫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卽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卽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

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傳將軍尙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爲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傳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卽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卽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爲遼東巡撫。卽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獼猴。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卽古之椎髻也。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郴州。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爲高傑所參而止。疏中曰。重爲狡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癆癡腦哮喘。方音作蓄。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作舉。吳人嚙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爲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嘒嘒。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爲羞。獻于羹。獻于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鱸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甌。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黍士贈錢鑿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

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躡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鳥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銜璧誰憐軹道車。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眞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一作本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

計則恥辱狼藉。更爲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墜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羅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爲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絕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闔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上所
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逵以巨礮碎其
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
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
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了不了云。
馬子騰云。鷓鴣。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闈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
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盆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

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卽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

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牙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

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

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

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

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

站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卽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爲平樂

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卽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卽位。光顯知不免。卽上

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卽位于南都

矣。未幾卽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卽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爲僧。人

獨呼爲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卽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敗不可居。卽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

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寧府已爲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尙注選人

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敍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

敍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

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敍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卽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

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尙之信伐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壻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卽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卽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卽其處磬石爲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

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獾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卽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養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燕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

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卽此地。而龍駒卽龍渠之誤也。但徵爲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楊家塢。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爲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爲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

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峒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泥灘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割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續灘。爲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爲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爲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爲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峒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爲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荊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沿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鄔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卽鉞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爲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爲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爲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爲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旣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爲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卽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卽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巖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理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閒。

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修侯先生旣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攷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雋。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十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臥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鑊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達。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

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達，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干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齷齪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遯，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

搜之于兩雜髮以免。而置敝篋故鞵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尙王之客。爲尙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尙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尙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而目皆爪破。曰：吾無而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會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旣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得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爲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爲。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爲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爲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歛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屢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爲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攷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爲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

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而鑿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迺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爲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閒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爲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卽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爲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鑿瀑水石上。爲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爲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卽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

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爲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爲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爲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衛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爲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縴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爲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緜亙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夫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煙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卽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卽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驂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

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爲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卽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瑩。卽神農爲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爲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爲護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山衡之神。爲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爲祭祀監牲神。再下爲南

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爲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尙。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爲接龍橋。卽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爲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爲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遣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爲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均。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爲愚民所斧。今不可

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爲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闔林茶一包。蔞菜一瓶。闔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蔞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罇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蔞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爲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爲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尙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

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恩惠衰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爲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尙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尙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卽爲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爲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尙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卽寸，得尺卽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爲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而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卽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如何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爲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爲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

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爲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爲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刺頭。取耳以爲業。今三年餘矣。列肆于市。質人使人招之。雍頭不來。蓋聞其爲當道。寓中人客雜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薙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爲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爲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淶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壘。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鄔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敖成。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水陽歷三挑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

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目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爲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墜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爲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爲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尙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炤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爲綠。生于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爲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尙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爲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爲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瓌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而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爲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榻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祕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子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聰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白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爲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爲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噓。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于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

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百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

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

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各部院雜項

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八旗月糧四百一十

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八旗前鋒護軍披甲喂

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八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

後。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

五千九十四兩。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兩八錢。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費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啓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尙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爲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爲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爲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撓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僞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爲流矢所中。貫顛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爲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爲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壬子。由棟。天啓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爲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橈。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壻。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爲知。朱爲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闢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造。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爲一體。佳絕。乃爲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峒嶼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非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卽事詩。

白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 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 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 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爲山寺補僧衣。四 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腳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 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 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煙溼我衣。一路腳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 十年無夢到鄉關。爲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 幸得爲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 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 一間茅屋住山灣。煙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 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 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 一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 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五 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六 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七 日日山窗夢不驚。牀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

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爲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爲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爲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爲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扞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爲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爲刑官。可以爲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爲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下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白天提鎖鑰。三千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崕南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卽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爲遼東。

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爲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善于野。辭別大衆。趺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衆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爲火燬。衆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口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爲。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關。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采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警警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煙。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畿關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德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會見一篋。中藏烏思臧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眞。不知其爲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爲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爲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困固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琅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

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邁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予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堯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爲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爲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卽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甯氏居甯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啓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龕中屆期衆數千人啓龕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

不疑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僞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爲第一。上問滾被爲何物。侯曰。卽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爲。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頷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雹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利國阿克薩城。羅利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據殆盡。梭倫之貂。爲天下最。以羅利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利之過。上訴。上旣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利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

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利者放之歸有降者輿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卽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导初羅利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旣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逕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築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搨刀以進羅利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轎轎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折其鏗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與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與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瞧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卽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棨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陛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

醉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掠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并侯之功亦不赦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只勒只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烏寶蘭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語之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卽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卽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癰。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卽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螻蛄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尙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爲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爲黑鉛。然爲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尙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整順除之。除朱筆改作鄭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

六項也。蓋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据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爲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卽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囂。周禮曰。禁其鬪囂。注。鬪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囂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囂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攷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峯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爲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爲湛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翠峯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

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瀆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縲諸嶺之水抽爲銀系以下洩不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簧路當平衍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所不至爲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煙霞峯麓竟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岍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

蹈于堦墀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鰲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爲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日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日而視，不過數里，日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卽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

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茸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卽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憊也。赤壁本赤巖。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巖者。乃一大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卽毛寶放鶴處也。巖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爲巨龜形。矯首水崖。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鑿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酌月。轉而東南。

爲新構王公新祠。昨爲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菴。又東爲安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爲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旣遠。略無牲牷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

白龜潛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旣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爲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岫嶽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岫嶽峯。韓昌黎詩曰。岫嶽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雍倒披。鸞飄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

以爲在岫嶼。劉以爲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爲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嚶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募。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爲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爲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岫嶼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靈巖繼起和尙。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卽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帝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卽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創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溪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竊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僞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卽天涯。無心遇境偏勝。牛眼看山山轉佳。佳當作嘉頭帶曉煙。

行蘼荔。身沾殘雪臥兼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爲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爲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酣寢于

茅屋之下之爲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勣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爲仙人李勣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勣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眈無已。持煙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紙呈予。首幅云。鬚髯頭髮黑白。眼睛天童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爲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獾。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駟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王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

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諸公多矣。爲之慨然。

岡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岡麟爲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陂。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于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漕漕尙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圯。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于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爲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爲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遠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爲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僞爲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道神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日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于九月。奏女伎于行春橋。連十五舫。以爲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頌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爲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瀉山。因緣不契。瀉山指見獨眼龍者。卽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菴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葬有苦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竈于室。向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竈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曰。若子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啓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顙及頸。上有小蚌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爲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爲徵司理。沈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闔。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闔。新安迴龍寺僧。嘗爲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癢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貞婺圖。雖不能辨其真僞。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匏菴跋文。亦適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爲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

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遂非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明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上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爲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市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渙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卽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爲。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卽令兵日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卽詩所云遏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

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筲。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尙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旣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宰。寺候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逆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宥。繼孟曰。余洧任後。不卽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旣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銳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諉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卽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于壁。見檐扁書飯依寺。繼孟曰。汝旣歸順于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寧。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而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聲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于有子之妾。

萬氏令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噉臍。案演姜君星夜遣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禁。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卽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齟齬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卽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于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懇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

見于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旦，賜姓拔以爲將，丰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逆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紉，以糊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于此？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蕲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卽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卽剖孕婦，取胎爲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

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達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承者。余疑承卽水中承。當于博古圖中攷之。

鄭鴻達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達築半月城于其上。曰釣浦。後鴻達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爲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爲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爲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帥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廬。葬公于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爲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爲二聯課之。

陳允康贈鴈

鴈疑常作鵠

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人。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樂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岡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岡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岡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岡麟拊掌歎曰。歡未會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然已也。

廣德巖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爲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腳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眞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烏鴉花落。臺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爲。此作勇也。決于不爲。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爲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譏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掘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卽陰晦。寒氣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于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料譚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郊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闕脫。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

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辦也。飲必于肆焉。徒取其饜而費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臥。臥而起。起而吐。吐而復臥焉。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況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況非禮爲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挫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卽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爲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爲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日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則旣爾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鬱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爲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僞周元年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僞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爲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

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卽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澇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于二月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卷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撰金甲登雲梯而上。與讎羅相持。馬寶自後并讎羅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僞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僞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卽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爲平西戰象之所躡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僞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尚者爲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界萬壽山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垓路口。至梯子嶺阜角樹。于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僞周二月清曆閏三月是蓋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岡山佟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爲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爲僞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

州卽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卽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

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古坐守郴州。終爲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眞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兵部郎中馬斯良太常致祭。改山爲鳳皇山。

穆古征南大將。

子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爲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爲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爲紅布膝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席。并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筭。連擲于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刀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

透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爲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啓其袖而數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然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紬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爲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勗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尙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溧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敘功藩司顏乃來諱敏號淡叟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

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爲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爲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敍瀆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畫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爲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